

譚延闓的頭號智囊：

名幕趣談

張源

善能出賣風雲雷電

三度督湘，一任國民政府主席，民國十九年秋，在南京病逝的湖南茶陵譚延闓先生，中外雜誌早已有了「譚延闓通而有節」專文詳述其一生事跡，不朽勛業，令人讀來如見其人，如聞其聲，就我們湖南人來說，尤具無限親切溫馨之感。

在此所欲補記一筆的，是譚延闓幕府之中的一位奇才，曾經被譚氏笑稱為：「善能出賣風雲雷電」之醉客呂苾壽。呂苾壽號蓬生，別署同鷗，籍隸湖南益陽，益陽呂家，和茶陵譚府原係姻親，呂苾壽的一位胞姊，便是譚延闓介弟譚澤闓先生的德配，有此一層淵源，譚延闓、呂苾壽之間不但相知頗深，而且賓主交歡，從民國元年譚延闓首度出任湖南都督起，呂苾壽在譚氏幕府，歷時十九年之久。尤且，在此以前，前清時代，譚呂亦有十一年之交往與合作，因此，兩者相加，他們的賓主關係及友誼，前後計達三十年。

呂苾壽工書札，善聯對，寫得一手歐趙綜合

體的好字，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八行能手。不過，他佐譚氏幕府，最為人稱道的還是他的胆識與魄力，遇事拿得定主張，作得了決斷。當然，也難免會有越俎代庖，擅自行事之處，因此，才在二次革命失利後，為了一則通電，引起了平生罕見疾顏厲色的譚延闓佛然色變，雷霆一怒。

生於富貴之家，享了一輩子的福，呂苾壽精於飲食，沈湎於酒，他每天非酒不歡，而且多半是喝得酩酊大醉而後止。就在這酒字上，他少年時期，就曾經害他的岳老太爺丟過官。而在清末民初，被傳為宦海奇談。

原來，呂苾壽在故鄉訂了親，他的未婚妻是長沙名門望族易姓之女，尚未及迎娶，易姓女已先天折，呂苾壽方與湘鄉潘敬蘇的女兒締結良緣，潘敬蘇是湘軍名將，曾隨左宗棠平新疆，清季官拜新疆巡撫，聖眷正隆，前程無量。呂苾壽以巡撫大人東床快婿，自然而然成為撫署幕客中的要角。

一夕，正值潘敬蘇誕辰，巡撫衙門中置酒高

會，喜氣洋溢，呂苾壽照例又喝得醺醺欲醉。當潘巡撫宴罷回到內室就寢，他仍然在談笑風生，開懷暢飲，忽有文案呈送一件「親譯」密電。當時潘敬蘇正被京師御史彈劾，案情相當的嚴重，上諭交陝甘總督升允查辦。升允是滿籍紅員，和潘敬蘇私交彌篤，他奉諭查辦潘敬蘇被劾一案，很想暗中出力，給他掩蓋過去，落個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。因此才拍了這一封密電來，將御史台彈劾的節略逐條開出，命潘敬蘇逐項答辯，也好就此交差。

新疆撫署的文武羣僚和幕客，都知道這一個密電關係潘巡撫的前程至鉅，儘管潘巡撫業已進入內衙安歇，仍舊力請呂苾壽以撫台大人嬌客的身份，直入內室，將這一份密電呈閱，以免耽擱了大事。

殊不知呂苾壽酒興正酣，尚且帶有三分醉意，他竟大言炎炎的道：

「大人已經醉臥在床，何必再去擾他熟眠，何況，時已深夜，再緊要的電報，也只有明天早

晨才能擬覆了。

然而，不幸的是，次日潘敬蘇一覺醒來，呂苾壽呈上壓了一夜的升允來電，潘敬蘇連忙逐條答辯，立覆升允。可是，大風驟起，漫天飛砂，將新疆省垣通往內地的電線，刮得柔腸寸斷，不可收拾，潘敬蘇急命電局儘速修復，等到恢復通報，為時已在三天以後了。而升允則以欽命查辦案件，十萬火急，他並不曉得電訊中斷的情形，一連三天等不到潘敬蘇的回音，心中對潘敬蘇的「顧預糊塗」、「倨傲無狀」，大為不滿，而且不獲潘敬蘇的答辯之詞，他再想幫忙也幫不上，無可奈何，只好略加按語，申奏清廷。不幾天，清廷降諭，新疆巡撫潘敬蘇，着即革職遠戍。

兩枚鷄蛋一担白米

就由於女婿的酒後懈怠，貽誤要公，害得潘敬蘇丟官之外，還得遠戍充軍，上諭到時，潘敬蘇懊恨欲死，怒不可抑。當着衆人，甩手便擱了呂苾壽一記耳光。但是，呂苾壽却仍振振有詞，辯解的說：

「天降大風，豈是我所可預料？況且，就算當晚我排闥入室，呈閱來電，當時即將覆電擬好，能否發得出去，也是問題。」

呂苾壽因酒債事，累老丈人獲罪丟官，這一棒宜海趣聞，直鬧得普天之下傳為笑談。照說，以呂苾壽之「荒唐」；一生謹慎的譚延闓，當然是不會再請教於他的了。然而，譚延闓却很愛重呂苾壽的才華，依舊延攬入幕，事無鉅細，坦然任之。呂苾壽在譚幕垂三十年，上自軍國大計，

下迄家庭瑣事，一概由呂苾壽代為運籌畫策，兼為照料。從譚延闓的私人記室，直到譚氏出任行政院長，呂苾壽洊升行政院祕書長，在譚氏畢生事業的三十年間，稱呂苾壽為譚氏左右的第一位心腹肱股，親信智囊，似乎並不為過。譚延闓的慧眼識人，善能駕馭人才，自也是常人所難企及的。

呂苾壽和譚氏相處三十年，如魚得水，賓主兩歡，固由於牡丹綠葉，襯托佳妙，配合得宜，而兩者之間志趣相投，也有很大的關係。和譚延闓一式一樣，毫無二致，呂苾壽工書能詩，同嗜於酒，一般的休休有容，氣度寬闊，所不同的是譚氏較胖，呂苾壽則容貌清癯，譚氏豪於飲，千杯不醉，呂苾壽則止能細斟慢飲，酒量也並不怎麼大，約可黃酒五斤，白酒一斤之量而已。

飲食一道，譚呂都是研究有素，頗有心得的美食家，名滿天下的譚廚，食譜之中，必定有着呂苾壽不少的建議與獻替。因為他一向對於設宴排席，提調肴饌極有興趣，甚至於連平素一食，乃至一味早點，也是匠心獨運，考究之至。民國十八九年間，呂苾壽任行政院祕書長，每天早上，只吃鹽水糖心臥蛋兩枚，其實就是普通人家常吃的黃鷄子兒，或稱荷包蛋。鷄蛋去壳，放進沸水中略略一煮，待至蛋黃尚未凝結成塊，便置少許食鹽起鍋盛碗。不過，呂苾壽的那兩枚臥蛋，成本却須三塊大洋，等於一担食米，或者好幾隻鷄，三四十斤肉的價錢；一月之費，就得大洋九十元了。

這兩枚鷄蛋，何以如此昂貴？據譚延闓的私

人廚師曹廚子說：

「鷄蛋不值兩文，費錢的是黃蛋的湯汁，必須用整隻鷄子，加上經常更換的各種名貴佐料，用慢火細細的燉，由而蒸餾得來。」

大碰釘子一場虛驚

由於嗜飲，幾乎每天必醉，呂苾壽在外貌上乃又有一特徵，是為鼻尖呈紅色。他平素並不健談，唯有一杯在手時，即娓娓不絕，高談闊論。所談的不是前朝掌故，便是詩文雅事，對於軍國大計，顯要軼聞，他是絕口不提的。在譚延闓幕中三十年，即使譚氏信任有加，賓主素稱知己，呂苾壽也很懂得身為幕僚的自處之道。例如他一向謝絕請謁，但凡是有作用的應酬，他便拒絕出席，更因為他的個體灑脫，名士風流，他只顧生活講究，却從不積聚金錢，安排生計，所以，直到抗戰前夕他死在浙江省民政廳長任上，他仍然兩袖清風，一無所有，身後事悉賴舊日同僚酒友經紀。

前文表過，呂苾壽和譚延闓，也曾有過一次意見參商，差點鬧得不歡而散。那便是民國二年，二次革命失敗，譚延闓在湘督任上，討袁不成，袁世凱已命其鷹犬爪牙湯壽潛率北洋軍入據長沙，譚延闓陷身虎吻，間不容髮。呂苾壽為保全譚氏性命計，自作主張，代他擬了一個通電，將湖南宣告獨立討袁一事，諉之於湖南的革命黨人，用意無非是在為譚氏開脫，免得他遭了袁世凱的毒手。詎料，譚延闓一見電文稿，登時就氣湧如山，勃然大怒，一把將電稿摔到地上道：

「這豈是我譚某人所可做的事！」

呂苾壽碰了一個大釘子，又受了一場虛驚，因為，自譚氏被強迫赴北京，由袁世凱判刑之後再赦免，一心為主子開脫的呂苾壽，他本人反倒走不脫了。呂苾壽被繼任湘督的湯薌銘逮捕下獄，幾於不免，幸賴他一口咬定自己祇是幕友，譚

氏政治主張，一概不知，湯薌銘因無罪證，後來也就把他釋放。

民國九年，湘省軍民驅逐張敬堯，譚延闓三度督湘，呂苾壽又獲重用如故，其間譚氏曾派他赴日留學。但是呂苾壽隔不多久便又回國，仍居譚氏幕府，以迄民國十九年譚氏之逝。譚氏逝世後

，呂苾壽出任浙江民政廳長，常日徜徉西子湖畔，邀三五佳侶，低斟淺飲，賦詩唱和，民國二十六年抗戰爆發之前，他病逝於杭州，行年大概在五十開外。歷前清以至民國，從老丈人門下到譚延闓幕客，當到行政院祕書長，這一位湘中名士，他的一生總算是多姿多采，令人艷羨的。

中外雜誌社代售

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（郵票通用）

文 史 書 刊

關 山 煙 塵 記

喬家才著

台幣二十八元

多難興邦（約旦國王胡笙自傳）

劉方矩譯

台幣二十八元

臺灣歷史概要

蔣君章著

台幣四十元

戰國風雲人物

惜 秋 著

台幣三十五元

漢初風雲人物

惜 秋 著

台幣三十元

實用新聞學大綱

徐興武著

台幣八十元

中華民國憲法要義

王成聖著

台幣三十八元

新編應用文

袁金書著

台幣五十元

思 尊 選 集

闕家冀著

台幣二十元

于右任先生詩文選集

于右任著

台幣二十元

香港報導（週刊）

報紙上看不到的新聞

報紙上看不到的評論

可供學生閱讀的文章

中英對照的新聞小品

每份陸元。到處有售

半年一四〇元 全年二六〇元

直接訂閱 預交報費 請向郵局五

〇六一號劃撥帳戶繳費

社址：台北市信義路三段一〇九號

電話：七八五四五一 七八八九六三